

一支運糧隊

洪林著



東北書店
行印



一支運糧隊

1949.4. 初版長. 1-10,000.

基本定價： 120 元

一九四七年六月中旬，我從戰地回來，中途投宿在一個民站裏。

民站站長出發開會去了，招待股長是張芝蘭同志。他和我曾在一處工作過，知道我是搞文藝工作的。那天晚上，我們閒談起來，他笑着問我：

『怎麼樣？同志，這一趟搜集了不少材料吧？又寫了什麼東西了？』

我回答他道：『說起來慚愧得很，這幾個月光跑了腿。聽到的事情倒不少，可是一提起筆來，就什麼也寫不出來了。』

他像是忽然觸動了一件什麼事，急急的問道：『喂，我問你，運糧的事情也能寫成一本文藝作品嗎？』

『寫，只要材料充分，當然是可以寫的……』

『我告訴你，這個縣裏吳相林同志帶運輸隊出發，才復員回來。昨天晚上，他也在這裏住下的，和我們談到半夜，裏面動人的故事太多了。我在這裏後方工作，想不到一支運糧的隊伍竟能克服那樣的困難。』接着他便把他聽來的故事說了許多給我聽。

他的這種熱情深深的激動了我，因此我沒有怎麼猶豫，就說：『好，他現在那裏？我明天晚走一天，去找他啦。』

「他還在這裏，今天出去了，明天清晨就回來，等他來的時候，我替你介紹一下就是了。」

「好吧，謝謝你！」

.....

第二天早飯後，張芝蘭同志果然領了一位同志到我屋裏，並介紹道：「這就是吳相林同志，在運輸隊裏担任教導員。」他又介紹了我，然後囑咐了幾句，就轉身出去了。

我邀請吳相林同志坐下，說明了我的意圖。他笑了，說：「我已經聽張芝蘭同志說過了。他是長期處在後方的，聽了這些事，大概很新鮮，其實是很平常的，恐怕你聽了，是會失望的。你要再寫出來，也不會成爲很精彩的作品。」

我說：「請你不要太謙虛，我相信人民戰爭的每一個角落，都是不平凡的。只要你把最真實的情況說出來，那麼即使你的口才不好，我的技巧不高，人們也會從平凡的文字中，看出不平凡的事蹟來的。」

「這樣吧！我先找出一件事情來啦給你聽聽，要是你覺得還行的話，我就接着談下去；要是不行，那就算了，你看怎樣呢？」

「好吧！」我表示同意。

他於是說起下面的一段故事——

「我先講一個我們運輸隊員中的事情，作爲我們全大隊運糧故事的引子。」

「這是在我們運糧第四大隊剛集合的第五天，我們開了一個訴苦大會。當時訴苦的人很多，其中有一個劉元彬，他談的真是苦極啦！我告訴你，我是一個向來不大流淚的人，可是這回我怎麼也禁止

不住，流了一行，又流一行。我看見全場有一半以上的人，也和我一樣，流了淚。所以我先和你談談這個事。

「劉元彬是個佃戶，他已經給孟家地主當了三輩子奴才了。早先劉家也有幾畝地，但是被孟家剝削去了。這些事不去說它。到了民國二十四年正月裏，舊政府攤派款項，一張又一張的條子下來。劉元彬的地被孟家剝削去了，可是銀兩還得他負擔，他自己一個冬天吃的是：用糠和野菜捏成的餅子，蒸熟了一碰就碎，當莊的人都叫這餅子是「慢拿一捏酥」，就在過年的時候，他也還是啃的糠窩窩。當然，一切捐項他是拿不上的。三逼四逼，挨了不少耳光，劉元彬沒有辦法，便把全家財產典乾賣淨，湊了幾塊現洋，買了一車密貨，想推到城裏去賣。正月二十，他剛推了車子走出家門不到五里路，後面村裏派人追上來說，孟家要修砲樓，撥着劉元彬的工，叫他馬上回去。劉元彬和那些團丁爭辯了幾句，那些團丁火了，手起車翻，將劉元彬辛辛苦苦湊錢販來的盆罐全部掀到溝底，砸得稀爛。這不說，那些人套上繩子就把劉元彬綁回村裏。以後一連七八天，風裏雪裏，劉元彬餓着肚子，噙着眼淚，去給孟家財主修砲樓。村子上流行一個歌謠，是：「孟家砮，修砲樓，去得晚了頂石頭。」「孟家砮，修砲樓，歇一歇，鞭子抽」。這都是實情。有一次，劉元彬兩天沒有吃飯，修樓的時候餓昏了眼，從半截砲樓上摔了下來，不能動彈，孟家的人還說他是裝的，打了一頓，關在砲樓裏。半夜，劉元彬越想越沒有活路，下決心逃走，硬撐着跑了三里路，到了前面，一道大河攔住去路。這時正是正月寒天，河上面結了一層薄凍，劉元彬用腳試了一下，冷得刺骨。這時怎麼辦呢？回去嗎？那是死路一條；過河嗎？那還不凍個半死。劉元彬個人坐在河邊，嗚嗚的哭了。

「唉，我講得太簡單，那天訴苦會上劉元彬啦得真是動人。他講到這裏，話也說不出來了，像是

又回到十幾年前去。哭着哭着，全場一點聲音沒有，大家也都像是站在那條冰凍的河邊一樣。好半天，劉元彬才接着說，他最後是咬着牙，脫了褲子，光着腓，跳到河裏，走過河去。到了對岸，軟癱在沙灘上，拿着褲子也不會穿了，混身凍成一個冰葫蘆。向腿上一摸，一顆沙粒一個小血口。很久很久，他才爬到一家窮人家裏，暖了身子，休息了一天，第二夜才安全逃出虎口。

「他在外面又受了好幾年的苦，到民國三十四年回家，八路軍已經來到他的家鄉。三十五年他翻了身，鬪爭了孟家地主，算了算舊債，分得了土地。他最後在訴苦會上對大夥說：「我今年整三十歲，受了二十九年的苦，才享了一年的福。難道還叫我受二遍罪嗎？還叫我下半輩子再過前半輩的日子嗎？不行，這年頭，不是魚死，就是網破，我要翻身翻到底，也就要和他幹到底！大家說，我們今天出伏苦，我們出伏爲了誰？在早我出伏，是餓着肚子去給財主家修砲樓，你們想想：去晚了，頂石頭；歇一歇，鞭子抽，那是什麼味？！我一想到那年正月裏半夜過河，凍成冰葫蘆的事情，這現在覺得，什麼事都不算苦，什麼事也是甜的了。」

「唉，他講得很有力，大家真是臘月的蘿蔔，動（凍）了心。許多人都把從前受苦受罪的事記起來了，又拿現在出伏和過去一比，思想上像是開了一扇大門。」

「我對你說，這次訴苦會對於我們大隊以後的鞏固是有很大的關係的，我也常常提醒大家：「還記得訴苦會上的事情嗎？」「還記得冰凍葫蘆的味兒嗎？」「還記得劉元彬的話嗎？」好幾次證明，我一提起這些，民工們就低了頭，不吭氣了。」

吳相林同志結束了他的這一段話，然後笑着問我：「同志，怎麼樣？這個材料能不能用？」我是一直用最快速度來作記錄的，到現在抬起我的頭，我說：「很好，很好！你啦的就是我所

要知道的，也是讀者們所要知道的，你繼續說下去罷。」

「那麼，讓我歇一歇，我們喝杯開水吧！」

一一

幾分鐘後，我又打開筆記本，聚精會神的聽着，想不遺漏吳相林同志講的每一個字。

吳相林同志靠在椅背上，慢慢的把他所領導的第四大隊的情況說給我聽。

以下全部是他說的話——

我還是從頭說起。

先請你記幾個數目字：我們第四大隊有三個中隊，九個分隊，一共是二百八十八輛小車，連同幹部，有六百二十七人。大隊長是岳雲光，原先擔任區長；我原來在縣裏做宣傳工作，這次派到這個大隊裏擔任教導員。我們兩人這次都是第一次帶領民工。

我們得到支前司令部的命令，叫在四月十一號集合，待命出發。我和岳雲光同志帶了幾個人在十號早晨就趕到集合點。

我來告訴你我們初集合時的情景。同志，我不打算光對你說好的。一切都好，這是不可能的事，我們在初集合時，情形是相當不好的。

十一號早飯後，我到大路上去看看，一輛小車的影子也沒有。回來，我和老岳商議，恐怕小車當天到不齊，這倒給我們時間，把準備工作做得更充分。老岳便又去催給養，看房子，稱鋪草，我和幾個同志在家劃登記表。到了中午，還是沒有一點動靜，我急了，走到街上看看，咦，奇怪，有十多輛

車子停在大街上，可是一個人沒有。

這是來集合的車子嗎？怎麼不來隊部呢？我在小車旁邊吆喝：『推小車的人呢？那裏去了？』沒有回答。半天，胡同裏出來一個人，我問他：『你是來推車子的嗎？』『是的。』『那些人呢？』『誰知道，各人都有各人的地方。』我立刻派人去找，好久，找到十幾個人，據說，有的到親戚家裏去了，有的在莊外歇歇，有的到賣花生開舖子的那裏去了。我當時埋怨他們：『怎麼不到隊部來登記呢？』他們說：『咱不知道，叫咱到這莊咱就到這莊，誰知道你們還有個隊部。』我當時又氣又不好說，便領着他們來登記，又叫人在隊部門前插面旗子。登完記的人領到屋裏休息，小車也推到樹林子裏去了。

接着，來集合的小車紛紛到了。有的一進莊就吆喝：『誰在這兒？小車來了到那裏去？』有的一聲不響，小車一放就自己鑽到別處去了。於是我又派人在路口等着，到了黃昏時分，一共登記的有一百七十多輛小車，因為事前有準備，都安排得很好。晚飯後，又來了一輛，是個叫于家才的推着。這人一來就引起我的注意，他滿臉剃得淨光，可是樣子看去很老，我問他的年紀，他說四十六，我問他怎麼來的？他說是『自動報名』。我懷疑他是替子出伙，他笑了一笑，指着那個拉車的說：『這不他也來了！』原來那就是他的兒子。這一下引起我的許多問題，但是他說：『過天再吡吧！』外面又來了一些人登記，我只得叫人領他去休息，我却牢牢記住于家才的名字。

十二號清晨，一下子來了七八十輛車子，看來滿街是民工，處處是小車。這時最要緊的事，是編制起來，分了班隊，指定了中隊長，分隊長，選了班長。

早飯後，大隊部通知集合，整整集合了一個半鐘頭，才到齊了，在樹林子裏坐下。岳大隊長上去

講話，沒有說到五句，後面兩三個人忽然站起來就跑。什麼事？誰也不知道。有幾個帶着恐怖的神情說：『飛機！』其實，那是見鬼，大概附近有幾輛大車過去，這就驚動起來，幸虧絕大部份民工沒有動，跑的幾個人也叫回來了。

岳大隊長開始講我們的任務，服務期間，負責人姓名，可是，忽然的，又有誰叫了一聲：『飛機！』我凝神一聽，不錯，這回是真的來了！我立刻站起來，下命令：『不許動！』可是白搭，人站起來，像一窩蜂子，用棒子一搗，到處奔跑起來。我和岳大隊長用力叫着：『在樹林裏不要緊，站住！』有幾個站住了，回頭看看我們，又撒腿跑了。

兩架重轟炸機越飛越近。但是我們的人，在山嶺上，河灘上，路上，到處跑的是。好像別處都好，就是這樹林子裏最不安全，離開這裏越遠越好。

現在在樹林子裏的不到一百人。飛機到了頭頂，馬達沉重的響着，大部份人都伏下了，但還看見個別的在山嶺上跑着。老岳對我說：『老吳，防空常識的教育今後得好好進行一下。』我却說：『這給我們一個教訓，我們這次帶的完全是新民工，什麼經驗也沒有，恐怕不僅是防空，將來問題還多哩！』飛機走了，但轉了一圈又回來。奇怪，飛機走了的時候，沒有一個動的，一聽飛機回來，又有人在跑了。

終於飛機走了，我們吹哨子集合。三個的，兩個的，懶懶散散的走到樹林子裏來。直到中午，才又集合齊了，我們迅速的編制好，回到屋裏休息。

但是還有兩個人直到下午飯時沒回來。查查登記簿，一個叫余福生，一個叫葉祥。我沒有和任何人談，可是我心裏在想：『毀了，一定跑了，剛集合起來第二天，就有人開小差，往後怎麼辦呢？』

晚飯後，我到郭繼琳的班裏，和班裏的民工們閒談。曾經爲我所注意的于家才也在這個班裏，去的時候，他正在打草墊子。我問他這幹什麼？他說：「你不知道，口袋裝了糧食，擱在車上，三撞兩磨，口袋就要破了，打個草墊擱在口袋下面，便好一些。」我知道這老頭講的話有理，便立即掏出筆記本，記了下來，準備在全隊裏號召實行。

正談着，一個人出現在門邊。青年人高波第一個跳了起來，叫道：「喂，葉祥，你還敢回來，我們都當你吓回家去了哩！」

進來的葉祥毫無慚愧之色，他振振有詞的說：「那會子，你們在溝裏看不見，我在嶺頂上，看得清清楚楚，飛機上坐着一個人，一直就朝着我的頭頂上開過來。我趕快爬在一棵樹下面，他像是沒找着，就繞了一個圈又飛回來，我一翻身，又躲到一塊大石頭旁邊，他又沒找着。我看他是發現了我的目標，所以趁他飛開的時候，一口氣就翻了兩道嶺……」

高波早已不耐煩，一下子截住了他的話，說：「得了，得了，那隻飛機大概在上面聞着臭烘烘的味，所以朝着你的頭頂上飛去！」一句話說得葉祥臉通紅，別人莫明其妙，只有班長郭繼琳帶着笑排解說：「不要說了，葉祥一定還沒有吃飯，趕快到伙房裏去吧！」

那天晚上，幾個中隊分隊裏的幹部，不約而同的到了隊部裏。這個說：「隊長同志，我們分隊裏出了謠言，說余福生被飛機射傷了。」那個說：「隊長同志，第六班裏的陳道生太胆小了，今天下午連飯也吃不下去了。」又一個說：「隊長同志，有人講，到了西邊蒙山上有飛機站崗，過去了就回不來。」又一個說：「隊長同志，還有說那一回飛機下面伸出一個爪子，把一輛小車勾去了。」再一個說：「隊長同志……」

我們根據這形形色色的反映，分析了民工對飛機的一切想法，規定了第二天防空教育的內容。正當要散會的時候，通訊員領了余福生進來。大家都很高興，『你也到底回來了。』余福生一點不像葉祥，他強堆着笑臉，半吞半吐的敘述他躲飛機的經過。原來他跑了一處又一處，竟跑出駐地十八里路。事情很明白，他是一個典型的胆小鬼，我查一查登記表，他是一個小商人，一定是一個又愛財又愛命的傢伙。

把余福生打發走了，中隊分隊的幹部們也都回去，郭繼琳班長進來，他說了葉祥的詳細情況。郭繼琳和葉祥同莊，據他說：葉祥外號『臭砲』，爲人好吹牛，說話不中聽，在一個莊裏都臭過了；過去接近封建勢力，是一個狗腿子，對民主政府常說一些怪話。我叫郭繼琳特別注意對他的教育，隨時反映他的情況。

臨睡以前，我整理了當天的情況，記在我的小本子上，並特別把余福生和葉祥的爲人記載下來。全大隊的車子在十三號的早晨都到齊了。早飯後，我們便開始按支隊部頒發的整訓計劃進行工作。如進行『爲誰出仗』的教育，座談各人來出仗的思想，講防空常識、運糧常識，訂立功計劃，以及我在前面告訴你的訴苦大會等等。直到十八號的晚上，我們在莊外一個空場子上，掛上毛主席的像，進行了隆重的宣誓典禮。

經過六七天的整訓，全大隊的情況和初集合時是大不一樣了。隊伍集合時間不用十分鐘，小車子都嚴密的攔在樹林子裏，尤其在訴苦和宣誓以後，正氣初步樹立，人人都有完成任務的決心。有的說：『不立功，不回家！』有的說：『火爐裏鍊好鋼，戰爭裏出好漢！』有的說：『只要打败了蔣賊，田邊就打了鐵牆，飯碗就添上金箍！』（意思就是說能保得住了。）這些話，我一一記了下來

後來都成了全隊中的口號。

但是，同志，你以為事情就這樣簡單嗎？你以為單純整訓就能全部解決問題嗎？不，不是的。什麼人的思想都不是一下子就通到底的，艱苦，危險，在宣誓時的一股熱情下，是好像沒有什麼可怕的。誰都可以講：『任何』情況下，我都能保證如何如何，可是領導上千萬不要以為這樣就百事大吉。到了真正等不上給養的時候，到了除去樹林子就找不到第二處宿營地的時候，到了炸彈就落在你身旁一二百步的時候，也就是當艱苦，危險毫不容情的找到你頭上的時候，那時問題就來了，熱情可能就要變化了。這一點，我和老岳早討論過了，但是我們到底有信心，只要我們掌握得好，民工的情緒是可以堅持，而且可以向前發展的。

三

四月二十日，支隊部通知我們和另外三個大隊到某地裝糧，並命令我們第二夜向西出發。

裝糧的時候，自然有一陣紛亂。有些都擠上去，有些找不到門，有些一個勁兒要求：『够了，够了，再別裝了，口袋不結實，車子不行，人推不動……』全大隊只有劉元彬等幾個人，是再三要求：『多裝一點，多裝一點。』劉元彬那輛車子裝到二百八九十斤。其他的一般的是在二百斤左右。

二十一號晚上，我們開始西去。我們根據支隊部命令，決定這晚只走三十里路。

小車隊剛出莊的時候，一支軍隊從後面趕上來。大隊長下令：『小車靠路邊休息，等部隊過完再走。』於是民工們都坐在一旁闔起兵來。這個在叫着：『砲！砲！』那個在數機槍。民工們過去很少見到這樣多隊伍行軍，這會兒都吐了舌頭：『啊，這麼多大炮！』『這麼些人，這是幾個師？』一個

走着的戰士聽了這話，把頭一歪，笑了笑，說：『幾個師？！俺這一個師還沒過完哩！』當然，這一次『閱兵』，對民工教育意義很大；但是同時，也把我們的大隊長教育了一下；這種等法，是沒有頭的，如果我們小車要一直『等隊伍走完再走』，那就等於下了道命令『原地休息到天明』！因此在半小時後，大隊長還是下令前進了。

路不算窄，可是，人也實在太多了。軍隊、牲口、小車、担架、挑子，大部分是向西去，可是也有些是向東來。沒有問題，我們前進的速度是很慢的。

大隊長在前領頭，我在後面押後。我跟着車子，慢慢的走。我這是第一次在夜裏領着民工行軍。當我看到那樣多的軍隊和老百姓湧上前線時，我的情緒是十分興奮的。

一付担架在我們旁邊走着，其中的一個担架隊員攆着一個背包，是個圓筒形的，就像攆了個小輪軸，他走一步，背包搖一下，他又是一個駝背，大家見了，沒有一個不笑的。可是他不管，低着頭，只顧走。我隨便問問他：『同志，你是那一縣的？』他頭也不抬，只說了兩個字『振華。』我又問道：『振華縣？我怎麼沒聽說過，離這裏多遠？』他仍然沒有抬頭，說：『在渤海區，離這兒遠啦，有七八百里路。』我聽了他的答話，立刻消失了對他的背包和駝背的笑話的意思，而產生了對他的無限敬意。七八百里趕來出仗，真是山東人民的大聚會。

又有一隊挑子走過，他們扛着扁担，沒有挑東西，有的一面走，一面唱歌，有的還批評我們的車子，說：『這些小車，拉開的距離太大，真是一點也不嚴格。』我看他們確是後腳跟前腳，沒有一個拉下幾步的。

有一次，走到一個水溝旁邊，大家擠着過，忽然，撲通一聲，也不知誰掉到溝裏去了，掉下去的

人和路上的一個吵起來，那個說：『你怎麼擠我？』這個說：『我還不知道誰擠的我！』兩個罵起來，可是又聽到第三個人的聲音：『快走，快走，別在這裏吵了，大家都是來支前的。』果然，他兩個就不吵了，又各走各的路。

我不要再多說了，反正路上熱鬧極了。我是到過上海的，我覺得這山溝裏的夜，比上海的夜裏還要熱鬧。我當時想：真是全民戰爭！真是全民戰爭！你看，這條路上的每一個人，他那麼急匆匆的奔跑着，像是亂七八糟糊裏糊塗的，其實不然。他到那裏去？去幹什麼？爲何而來？這在每一個人心裏是明明白白的。他是爲了大家，同時也是爲了自己；他知道仗打勝了怎麼樣，打敗了又怎麼樣。在他的腦子裏，並不是什麼空洞的民主要勝利，新中國要勝利，而就是他自己要勝利！他自己，他的妻子，他的後代，都要求着戰爭的勝利。所以他們走着，跑着，不怕累，不怨苦。即使離家千里，他也如同在自己地裏，爲着個人和家庭而耕種勞動一樣。

我一邊走，一邊想，這樣走了一點多鐘，車子忽然停了。前面吆喝起來（我告訴你，民工是不大會傳口令的，有一件事，就是吆喝吆喝）：『請教導員上來！』

我趕上前去，半路上碰到第三中隊長賈得幹（他們中隊的人都叫他『加油幹』），他滿臉大汗，對我報告：『我們中隊走錯路了，和前面失了聯絡。』我問怎麼回事，他說：『路上人太亂了，也不知道在什麼時候，三中隊前面插進來幾輛小車，我們當是第二中隊的，就緊跟着他們走。那知道這裏歇下一問，他們是別的縣的車子，他們的目的地另是一個地方，我們跟着他們走錯了路。』

這真是麻煩事！到底在那裏走錯的呢？多走了幾里冤枉路？我們沒有辦法，只得附近莊裏找來一個嚮導，據他告訴我們，多走了四里路，現在必須向後轉，由原路回去。民工們自然有了怨言，我

首先聽到『臭砲』葉祥在說：『推小車的腿不算腿，領導人拿咱開玩笑。』

半夜的時候，我們找上了岳大隊長和另外兩個中隊，大家休息下來。這裏靠公路很近，公路上汽車來來往往，民工們有一些還是從未見過汽車的，這時興奮的很，目光隨着這輛汽車的燈光而去，又隨着另一輛的燈光回來。

接着繼續前進。我到前面和老岳談了兩個問題，又回到隊伍的最後面，我發現最後面的一個班並沒有跟上來。

他們到那裏去了呢？我又跑到原來休息的地方，但是一個人也沒有。我真有些急了。難道又走錯了路？我走到幾條岔路的地方，大聲叫着班長的名字，可是一點回響也沒有。我在路上跑來跑去，汗浸透了我的內衣，我做開棉襖的扣子，坐在一塊石頭上，設想一切可能發生的情況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我聽到路邊上一百多步遠的地方，一間小屋裏傳出來笑聲。我拔腳就向這間屋子走去。轉到屋門口一看，十幾個人圍在那裏烤火，一個個都脫下上衣披着，露出胸膛，兩手不住的在胸前撫摸着，看樣子他們是透『恣』的。一見到我，余福生（這個胆小鬼，他也在這裏！）首先強堆着笑容，說：『隊長同志（他還弄不清我的職位！）烤烤火吧，半夜裏，怪涼的！』

我不用烤火，我肚子裏滿都是火。雖然壓住了一些，但是聲音仍然是十分嚴厲的。我問：『誰叫你們到這裏來烤火的？』別人不說話，還是余福生，他說：『咳咳，隊長，剛才休息了一會，怪涼的，我記着這屋裏有我一個親戚（他指着屋角上的一個老頭），就同大夥兒一塊過來了。一剎剎，就一剎剎，咱就趕上去了！』

我環顧屋裏每一個人，他們都低着頭，一言不發。沉默了一會，不知誰先站起來，低低的說道：

『走吧！』就一個個都穿上衣服，出了門，到屋邊找着車子，推起來走了……

我隨着他們，一句話沒說，我考慮：應不應該處罰他們？我思想裏鬭爭。農民，散漫性，沒有集體行動的觀念；可是，這樣下去，那還了得，非處理一下不可！最後，我決定，在明天集合時，進行一次當衆批評。

將近天明的時候，人是困乏極了，路上人多，還是擠不開，山路又難走，三步一停，五步一歇。這時候雖然已是將近穀雨，天氣却還是很冷。我穿了一件小襖，還覺得涼颼颼的。民工們怪話又出來了：『走就走，歇就歇，咱是來出伏的，不是在半夜裏到這裏來挨凍的！』『這樣走路，十里頂五十里，上級一點計劃沒有。』『……』

我是在最後面的，說良心話，這一夜我走路的时间還沒有休息的时间多，天大明了，我們走到一個村邊歇下。我問了一個老鄉，離我們出發的地方有多遠？同志，你猜一猜，我們這晚走了多少路？四十里路？三十里路？不，你都沒猜對，我們一共走了二十二里。

我把後面車子安排好後，便到前面去找大隊長。走一大段路，見到我們幾輛小車；又走一段，又見到幾輛。我一直走了四五里路，才找到第二中隊；再走四五里，才找到第一中隊，問問大隊長，說『還在前面』。當我最後找到大隊長時，他第一句話對我說：『老吳，我們第一夜行軍，就超過原定計劃，多走了五里路。』我笑了笑，說：『大隊長同志，你慢一點高興，咱們小車隊現在成了腰斬一百零八段，首尾十三四里路的一條大長蟲了！』

這就是我們第一夜的嘗試。

第二夜，臨出發以前，我們把這條大長蟲接好了，集攏來，作了隊前講話，批評了昨夜烤火的班，然後下令出發。

這一夜的頭半夜比較好，小車子一輛緊接着一輛，平安無事的向前推着。

約莫在夜半以後，我們過沂河大橋，這一個橋，足足過了兩小時，河灘上擠滿了車子和人，熱鬧得和趕大集一樣。全體幹部都下了手，提燈籠的，拉車子的，整理橋板的。我始終站在橋頭上，照顧着全隊的過橋行動，但是正當第一中隊才過橋以後，三中隊長賈得幹氣吁吁的跑到我面前，說：『吳敬導員，六班的陳道生在那裏哭着非回家不可！』我說：『你去和他好好啦啦！』他說：『不管用，他這已經回到河沿上的樹林子裏去了。』我沒有辦法，只得隨他回來，到樹林子邊一看，果然，陳道生一個人低頭在哭。

我叫了聲：『陳道生！』他一看我，越發嚎啕的大哭起來。我坐下和他談話，問他什麼事。好半天，他不說一個字，只是哭！

最後，這個二十來歲的青年人帶哭着說：『俺不過河！要死死在沂河東邊！』我說：『過道河怕什麼？一道河才半里寬，幾步就走過去了……』他說：『不，俺起小沒出過遠門，東西南北沒出去過二十里路，這走了一天，俺莊後的小山已經看不見了，俺不過河！俺死也不能過沂河！』越說越哭得厲害，最後竟叫起媽來。

我好說歹說，拉他的手，撫他的肩，可是怎麼也不行。忽然，他止了哭，把我的手一甩，回頭就

向東走。

我怎麼辦呢？他現在當我的面要開小差，我拉住他？我綁起他？不行，我又不能這樣做。我追上去，和他又說了幾句，安慰他，勸告他，可是他猛然把我一推，撒腿就跑開了……

在這樣的黑夜裏，追一個人是不容易的事，而且，說實在話，我也沒有追的決心。我跟着跑了兩步，叫了兩聲，看看事情已無可挽回，我便又轉身回到河邊，找着賈得幹（他又去忙着照顧車子去了），告訴他這一件事，吩咐他寫一封信寄到陳道生的莊裏，動員他迅速歸隊，我便向橋上走去。就這樣，我們隊裏出現了第一個也是唯一的逃亡者。

當我回到橋頭時，車子已快過完了。我隨着郭纜琳的車子，也向西前進。當我走到橋中央時，又一件事情發生了——只聽前面轟然一聲，橋斷了，一輛車子連人帶小車翻到大河裏去。

這橋有屋簷那麼高，摔下去是不會輕的。我一時楞住了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可是，就在這一剎那的時候，我連聽得『通，通，通，通』四聲，郭纜琳，于家才父子和另一個民工都跳下水去，他們把摔下的人攆到對岸，把車子抬到對岸，接着于家才回到橋上來，我問：『那人傷着沒有？』他說：『還好！』我放寬了心，可是又一個問題來了：橋是斷了，現在在橋上的還有十幾輛小車，怎麼過去呢？這裏離莊很遠，等修好了橋，恐怕天也明了。大家看着我，我看着大家，正當沒有辦法的時候，我又聽得『撲通』一聲，于家才又跳到水裏去了。我問：『你幹什麼？』他一聲不響，從水裏一直往回跑，隔了好大一會，又見他從水裏『呼嚕呼嚕』的攜了一塊大門板回來，原來他把上橋的地方的一塊門板拆了，拿到這裏來。我把他接住了，鋪在斷了的地方，十幾輛車子都安全的過了河。

當這一座斷了的橋接好的時候，我思想上的一座橋也搭好了。我曾經幾天來都愁着：這樣幾百人

的一個大隊，只幾個幹部，怎麼掌握得過來。我現在看看于家才他們，我想起了幹部和羣衆中的這座大橋：積極份子！我決定仔細發現各中隊的積極份子，通過他們去團結這幾百民工。

這一夜就算這麼過去了罷！啊，不，我又想起一件小事，就在快天明的時候，有一輛車子又不走了，原來是余福生，又是他，他躺在路上，抱着肚子，東翻西滾，『痛呀！痛呀！』我問他是什麼病，他說是老症候——肚子痛。一痛起來，得十幾天才好，我掏出一瓶十滴水給他喝，他喝了還是在叫。我叫他休息一會再趕上來，我自己站了起來，推起他的車子，向前走去。說也奇怪，不到十幾分鐘，余福生在後面趕上來了，他說已經好了，要繼續推車。我拒絕了他。我雖然過去沒怎麼推過車子，可是這天我咬着牙，堅持推到目的地。從此以後，沒有聽見余福生再叫肚子痛了。

由於這一夜趕了四十多里路，又過河，又翻嶺，直到早飯時才安排下住的地方，所以大家都十分疲勞。可是，偏巧，這一天給養又十分難籌，我和大隊長也當了事務員，東跑西借，才搞來幾百斤爬豆。你吃過小米爬豆飯嗎？你一定覺得那是挺好吃的。可是，同志，要完全吃爬豆，味道並不怎樣太好的。我是聽說過有一隊民工在吃了一頓爬豆飯後連跑了七八個的。

當各班做好了飯，叫起正在睡覺中的民工時（這時已經晌午了），民工們揉揉眼，拿着水瓢缸子，到鍋屋裏一看，是一鍋紅通通的爬豆，有的已煮成了紅泥。於是怪話又來了。有的乾脆不吃，有的吃了兩口又放下，有的像『臭砲』那樣的，吃的也很多，怪話也不少。當幹部們說『立功就要吃苦』時，『臭砲』在下面說：『對，爬豆是功勞豆，爬豆飯是立功飯，吃！吃！』

黃昏，臨出發前，全體集合，我把昨夜過沂河斷橋的事情說了一下，大家的情緒有很大的上昇。當場就有許多人提議，給于家才他們立一小功。這事全體通過，並且歡迎于家才講話。

于家才，這個老頭，幾天來似乎鬍子長得特別快，我記得那天他來登記時還滿臉淨光，而現在已經白鬚滿腮。他上去了，頭一句就說：『我先得坦白坦白，我一到這裏就扯了個大謊。』大家問他坦白什麼事，他接下去說了許多：

『我把歲數瞞了。吳教導員那天問我多大年紀，我說四十六，說坦白的，我是屬豬的，今年六十一歲。那天我來，怕過了年齡，人家不要，所以瞞了歲數，還剃了鬍子。可是，你們別看我老，我幹活可不辱起你這些年幼的。在莊裏，人都叫我老青年。』

『我這個人受了將近六十年的罪。我亘古是個窮漢，上無片瓦，下無指地，早年受財主家壓迫，一打一個死，吃了一輩子菓子餅，當了半輩子覓漢。那年爲着欠財主家兩個錢，他們找我沒找到，把小孩他娘抓去關了黑房子，又凍又餓，回來犯了老病，蒸了七個月還是死了。自從八路軍過來，我才翻了身，回了地，報了仇，解了恨。』

『我這回來出伏，是完全自報名。村幹部勸我別來，我是怎麼也得來。我來不爲旁的，一來是反對國民黨，保飯碗；二來是爭功勞。我對大夥說實話，我這已是六十一歲的老頭兒了，說不定那剝就斷了氣。常言道，『人過留名，雁過留聲，』這現在就是個留名的好時機。我在村裏，見了人家的立功證就饞得要命，這回出來，管怎樣也得弄一張回家，將來死了，留給子孫，也不枉活這一世。』

他說到這裏，大家都笑着，連說：『好！』『好！』『老青年真有個青年勁！』有的中隊叫口號：『功勞最值錢，黃金也不換；黃金能用完，功勞百世傳！』『進步不進步，立了功勞才算數！』老頭聽着起了勁，又噏起來，說：

『咱今天吃了一頓爬豆飯，就有人說怪話，叫苦，這一點我看不好。苦，出來那有個不苦的，可

是咱尋思尋思，苦是誰給的？大隊長給的？八路軍給的？照我老頭看法，還是那些反動派給的，要想不吃苦，就得加油打反動派。反動派要過來了，那才是大苦呢！再說，吃爬豆，還比早年吃菓子餅，吃藕，吃榆樹葉子還要好？！八路軍不來，咱連爬豆還撈不到吃哩！」

他的一席話，對大家教育意義很大，當場就有人站起來叫着：「對，能吃短苦，不吃長苦；能吃小苦，不吃大苦！」還有的叫着：「熬過眼前苦，能享萬年福！」這一來把午間的不好情緒完全一掃而空了。

正當口號熱烈的時候，一個民工站起來，他手裏拿着一張紙條，說：「我也來坦白坦白吧。我在沒出發前，就打好了譜，一過沂水河，非開小差不可！我在家也是個小幹部，那天我偷偷打了個路條，蓋上村公所戳，準備開小差時好用。這條子一直帶在身邊十幾天，昨天晚上，咱過了沂水河了，我走在橋上，下定了決心；下定決心幹什麼？我下定決心非完成任務不可！剛才又聽那位大爺一啦，我尋思，人家那麼大年紀還要立功，我這年青力壯的，還能落在後面嗎？我現在當大夥的面，把壞思想檢討出來，向大家保證，決不開小差，還要立功。現在我不當和尚也就用不着念經了，這張路條沒有用，交給教導員吧！」說罷，他走到我面前，把路條交給我。大家又是一陣鼓掌，一陣口號。

接着，我們就開始我們第三夜的行軍。

五

喂，同志，你記筆記的手大概已經很酸了吧！我說得太囉嗦，實在的，我不能再這麼一夜一夜的講下去了。現在讓我把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幾段告訴你。

當我們把在沂河東面裝的糧食，卸在西面以後；支隊部又來命令叫我們裝上第二批糧食，迅速趕到新泰境內，供給某縱隊的戰士們。

我忘記日子了，只記得是在四月下旬，我們大軍集中西去，敵人的主力伸到沂蒙山區以南，佔領了青駝，垛莊，並且繼續北進，威脅岸堤，依汶，蒙陰。我們的小車，要到新泰，便不能走岸堤的那條大路，一定要經過黃台官莊，向西北到坦埠。而走這條路，是要翻兩個山口的。

那天傍晚，我走到一個村裏，找到辦公處，只有幾個青年婦女在裏面。我問：『村長在那裏住？』別人指着一個年紀較大的婦女說：『她就是。』我略一驚訝，就轉身向她道：『今天天氣太黑，又是山路，我們任務很急，請找三個嚮導給我們。』女村長說：『今天來要嚮導的，已經有十幾批了。我們莊裏男人出了快，留在家裏的也都當了嚮導。現在實在沒有辦法。』我說：『但是，我們不摸路，前方又急等着要糧食……』她沒等我說完，轉身向另一個婦女說：『翠英，怎麼樣？婦女們去一趟吧！』叫翠英的那個點點頭，說：『行，去吧！』當場就有幾個報名，又到外面找了幾個，共是六個人，分到三個中隊，帶路出發。翠英也去了，她在出來後，和我說：『我們已經有兩個晚上沒有睡覺了，磨麵，碾米，今天白天在地裏還幹了一整天活，本想今晚好好歇歇的，可是，你們又來了！』我表示了感激，並且又解釋了幾句。她却笑着說：『別動員了，誰還不知道支前要緊，快走吧，推車的同志們還等着哩！』

這一夜特別黑，路又特別難走，大家的心情也都特別沉重緊張。大隊部下命令：各班帶的兩三盞馬燈，全部點上。

我還是跟着三中隊，慢慢的走着。山路一高一低，盡是石頭。剛出去不到一二里，就有一輛車子

砸了車耳；又走不久，又有一輛壞了車軸；又走了二三里，郭繼琳一跤摔倒了。車子翻了不用說；他自己脚又受了傷，我拿燈一照，右脚大姆指蓋搗去大半個，血呼呼的淌。隨軍醫生替他包紮了一下。他站起來還要繼續推。我想替他推一會他不讓，買得幹要替他推，他也不讓，他兩個人吵起來，到底讓買得幹推了一陣。

當車子過第一道山口時，真費了大勁。所有幹部、醫生，連跟着三中隊的兩個女嚮導，都下手來拉車子，大家吆喝着，罵着石頭，一步一步的走着。忽然，山頭上傳來一些婦女講話的聲音，越說越近，不多會，就聽清了話音，『同志們，慢慢推，俺來帮你拉車子！』一個婦女走到我拉的那輛車子旁，分過一根繩子，就拉起來。我忙說：『不用，不用。』她已經使上勁了，在這一陣鼓勵下，車子都一輛一輛的到了山頂。

到了山頂，這批婦女對我們說：『俺就在附近莊子住，因為聽說今夜過小車，知道山路難走，所以組織了三四十個人，來帮着拉車。已經拉了好幾趟了。』

天上一顆星也沒有，黑的什麼也看不出來，只有近處幾座大山，像幾尊大佛坐在那裏，陰森而可怕。但是，就在這黑洞洞的夜裏，你可以聽到到處嘈雜的聲音，也辨不出方向，四面八方都有。偶爾的也聽到幾聲馬嘶。在黑暗的山谷裏，二三百盞馬燈照耀着，隨着山路的起伏，而形成一道曲折的火龍。高波喜得跳起來，說：『比正月十五放燈還好看！』雖然爬山的時候是那樣累，可是大家在山頭上，還是有說有笑，特別增加了這一批婦女，更加熱鬧。

我見到這種情景，也不能不感動。我默默的告訴遠在新泰的隊伍：『你們不要急，我們全大隊每一個人正在這黑暗裏翻山越嶺，向你們送給養哩！不能叫你俄着的！』我默默的告訴我們縣裏的黨政

幹部：『你們放心，我們縣裏的民工是要光榮而來，光榮而回的。我們不怕苦，我們將把立功的紅旗帶回給你們。』我又默默的警告敵人：『請你們來看看吧！這裏每一個人都在和你們作戰！你到這裏一看，就知道你們爲什麼老吃收仗了！』

我們在山頂上休息了一會，就繼續前進。來拉車的婦女走了，臨走時，集體的喊：『同志們！加油幹！』一個民工回答說：『不成問題，我們的中隊長就叫加油幹，咱就是加油幹的中隊！』大家笑了起來，買得幹自己也笑了！

當我們剛開始下山的時候，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來了——天很不客氣，下開雨了。開始是一點一滴的，以後慢慢大起來。這真是一件最討厭的事，大家罵起天來：『歇娘，你也幫着反動派嗎？』

雨點很涼，打在冒着熱氣的臉上，手臂上，倒有一種快感，可是心裏却很着急。我想：毀了，這到黃台官莊還有十五里，再翻一道山，還有三十里。要是這麼下大了，那麼走到那地方恐怕人人都要淋成落湯雞，我們推的麵粉，也得和成麵餅了。

隊伍立刻就顯得有些零亂，我加快脚步，向前趕去。走過『臭砲』的地方，『臭砲』對我說：『教導員，不能走了，這個雨頂少得下一夜，到山腳下邊那個莊歇下吧！』我沒有回答，繼續向前趕。雨確是越下越大，大家似乎越性急，在下山的道上，連着翻了好幾輛車子。

在半山腰一片比較平和的道旁，歇下了二三十輛車子，他們忙着從車上拿下他們的蓑衣。我到了那塊地方，向大家說道：『同志們，立功的時候到了。我們今夜頂少得趕到黃台官莊，大家一定要堅持，在這裏停下是不成的！』

正說着，山上又推來幾輛小車，內中有劉元彬（你記得嗎？就是我在前面談到他在訴苦會上啦他

凍成冰葫蘆的那一個)。他一到，見到大家都把簑衣披在身上，他叫起來：『喂！這時候還能把簑衣向身上披嗎？口袋淋濕了，麵粉就不行了，咱還是把簑衣蓋在口袋上吧，自己挨點淋算什麼！』他一面說，一面插了車子，取下簑衣，首先蓋在口袋上。

雨，刷刷的下着，民工們是只有這一件棉襖，一條單褲的，淋濕了就得一直穿在身上把它晾乾，那麼，是把簑衣披在個人的身上呢？還是蓋在糧食口袋上呢？公呢？私呢？這在每個民工心裏鬭爭着。我借着劉元彬的話，和他自己的模範行動，立刻號召：『能叫個人挨淋挨凍，不叫麵粉受損失！誰把簑衣蓋在車子上的立一功！』

當時，有幾個積極份子先響應了這一號召，接着他們又動員別人，於是一個一個的，解下自己身上的簑衣，蓋在車上。葉祥，這個『臭砲』，在大家的影響下，嘆着氣，嘴裏嘟囔着：『個人立了功，身上挨了凍，這種事，唉，真是叫人爲難。』但他到底也解下了身上的簑衣。

於是，繼續下山。

路上開始有了爛泥，很滑，車子不大好推。拉車的抬着前面車把，推車的把身子向後坐，一步步的向山下走去。

燈還在點着，火甕還在雨中閃爍。可是，同志，這時我一點欣賞的情緒也沒有了。汗，濕透了我的內衣；雨，濕透了我的小褲。鞋子裏灌了些水，鞋底下沾着大塊的泥。

由於我們在半山歇了那麼一會，竟和前面的車子失去聯繫。前面的燈光像減少了很多，只見到很少的幾盞，最近處的一盞燈，已經離我們大半里路。

山路很難辨認，大家默默的走着，路是越來越小，當走了二三百步以後，臨着一個很高的崖頭。

車子停了，我走前去一看，又對照着前面的燈光，我懷疑走錯了路。派個人下了崖頭看看，他回來說，下面的路是很寬的。大家心急着下山，都說：『不錯，走吧！』於是車子（這時在後面的約有四十多輛車子）便都下了崖頭。確是走了一段很平和的路，但不過三五步以後，路却極端難走起來。

這時，事情很明顯；我們已經走錯了路。怎麼辦呢？回去，再上了崖頭，重找大路；還是堅決走下去？民工們幾乎一致主張堅決走下去？他們說：『快到了山脚了，方向沒有錯，回頭上那個崖頭更費事。』我拿不定主意，也就依了他們繼續向下走。

在又下了一層崖頭，過了一道大溝以後，便是一大段極難走的下坡路。左面是山石，右面是山溝，路窄，山陡，石多，單身人往下走都不易，何況載重二三百斤的小車？！這時，民工們插了車子，都到這裏來看，個個伸了舌頭。葉祥的怪話又來了：『這是誰領的路？領到刀山上來了。我可不走了，誰有本事誰推車子下山。』

回去，至少得走二三里路，而且重新上山過溝，民工們極不願意；下去，這段路太難走了。可是，現在事已至此，沒有別的辦法，只得下去，堅決下去。

三個人攙扶着一輛車子，一半推着，一半抬着，慢慢的向下走。這真是危險的很，一不小心，車子就要翻到溝裏去了。我幫着第一輛車子下山，足足費了十五分鐘的時間，我又回來，又幫助第二輛。當兩三輛車子安全下山以後，民工們開始自己互相幫助，接連着好幾輛向下走開了。

這樣，花費了一個多小時的功夫，車子才全部到了山下。這其中，劉元彬、于家才、郭繼琳等人，他們一直不歇的幫助推抬，有上下五個來回的。

下了山，路比較好走了，約摸又走了二三里路，入了大道。奇怪，雨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已經停

了，大概是剛才下山時，精力全集中在車子上，忘了注意天上的變化吧！

當我們到了黃台官莊時，天已大明，這時，清查了一下人數，發現了兩輛車子沒到。

全大隊已經接上聯繫，大部份人不顧濕淋淋的棉襖沒乾，不顧地上拖泥帶水很不乾淨，都倒頭大睡起來。他們實在太累了，莊裏莊外，到處躺的是我們的人。

我着急的是，那兩輛車子怎麼還沒來？有什麼意外嗎？派人回原路到山上去看，回來報告，大道小路，沒有一輛小車。我不信，又派人去找，回來報告，依然沒有找到。

我躺在一塊門板上，反覆思索，這一天始終沒有睡着。

六

論理，我們應該再休息一夜。以便養養精神，烤烤衣服，整理整理隊伍，修修工具。但是我們明白，前綫的戰爭快開始了，隊伍是如何切盼着這一批給養。我們在雨地裏夜間推車子很累很苦，難道他們在雨裏夜裏打仗不更苦嗎？我們必須繼續西去，必須西去！

下午，我們先召集了幹部會議，說明了我們的任務，叫他們回去在班裏進行討論動員，一定要克服困難，保證今夜能繼續前進，早到新泰。

各班的會議開始了。我又很自然的走到郭繼璠班裏。

他們全班討論得很熱烈。于家才的發言最中肯。他說：「立功，立功，現在功勞立了一大半了，咱還能到這裏半途而廢嗎？這現在就像是麥子快掉頭的時候那麼急，咱還有功夫歇晌嗎？今晚再走五六十里路，我這個老青年保證不拉下一步！」

別的人都發了言，都說前綫急需軍糧，自己受點累不算什麼。

葉祥始終沉默着，等大家都說過了，他慢吞吞的，好似還沒睡醒的那副神氣，開始發言了：「這個，這個，牲口打場，轉了幾十圈，還得歇一歇，咱這已經，已經是十拉夜，那晚上不走到天明？昨天夜裏，頭頂上下着雨，腳底下絆着石頭，你想——」

「住嘴！」高波，這個青年人，自葉祥一說話，就瞪着兩隻銅鈴大的眼睛望着他，「你一張開你那腔門，我就知道你放什麼屁！現在你又放開你那臭砲啦！」

青年人就好揭人短，葉祥一聽到「臭砲」二字，就漲紅了臉。

這回，大家很不客氣，聯繫着葉祥平日說的那些怪話，都批評起來，這個說：「你今晚上不去，你在這兒歇歇，糧食大家分着推，斗裏的芝麻，少你一個人也不算什麼！」那個說：「像你這樣的，不好好在自衛戰爭中洗洗灰，出來時是一門臭砲，回去時還是臭砲一門，永世也去不了這個臭名！」這個說：「你在莊裏就跟着那些壞地主一路，溜他們的屁股溝子，他們能給你什麼好處？國民黨反動派過來，他們是泥菩薩過河，自身難保，還顧得你這個當狗腿子的！」那個說：「你要趁此改邪歸正，在自衛戰爭中立下功勞，和大夥兄弟爺們一路，臭名換了香名，那不是流芳百世，後代子孫也光榮……」

你一言，我一語，把個葉祥說的臉一陣紅又一陣白，低着頭，一句話不說。

大家批評了以後，沉默了一會，我對他說：「葉祥，你真是聽了大夥兒的話吧！在這回自衛戰爭中立個功，臭砲改爲香砲。你昨天夜裏把簑衣蓋着麵袋子，自己挨着淋推著車子下山，已經立了一小功，將來再使使勁，立個大功，回去也給莊中衆人看看，重新做個好人，那多麼好呢！何必再像現在——」

我的話沒完，葉祥紅着臉，就說：「大夥既這麼說，那今晚就再幹下去，只要大夥能做到內事，我也沒有做不到的！」

這一說，首先是高波跳了起來，說：「你要早就如此說，不是省了大夥兒一番口舌，好，只要你今後能改變，咱班裏爭個模範班，一定不成問題！」

別八也很高興，都說要爭模範班，會議就在這種熱烈的情形下結束了。

會後，大家站起來，我一眼看見于家才穿了一條短褲，便隨口問道：「于家才，這個天還很涼，你怎麼就穿了短褲子了！」于家才笑了，說：「褲子原來倒是長的。昨兒晚上上山下山，糧袋子顛的厲害，磨了一個洞，我旁沒有布，怕撒了麵，就把褲子下半截裁下，補了口袋了。」

接着，大家都發言了，說糧食口袋破了好幾條了。有的說：「我把包煎餅的布補了。」有的說：「我把棉襖裏子裂下一塊來補了。」

我發現了一個新問題，我記錄下來，並且決定把愛護公糧，愛護口袋作為政治工作的經常內容之一。

當我回到隊部以後，各班的班長先後都來會報了，大家一致同意今晚繼續西運，他們說：「寧願我們多吃苦，也叫部隊少餓肚！」

岳大隊長和我也都很興奮。我說：「我們在早對羣衆的情緒估計得過低一點。」岳大隊長點點頭。

但是昨夜掉隊的兩輛車子還是沒有音信。

一天沒出太陽，到了黃昏時忽然雲散天青，空氣很清涼。我們已經通知，今天不集合全隊了，由

各中隊帶領，日落時出發。

正當大家忙忙碌碌，整理鞋襪，檢查糧袋，小車，準備行動的時候，遠遠的從莊外來了十幾個婦女，挑着挑子，向這裏走來。大家（我們大部份是在莊邊上休息的）不自覺的都望着她們，心想：『她們挑的什麼呢？』

來的婦女們走近了，這時已經看清楚，她們的臉上流着汗，有的肩膀像是壓的很難受，把脖子伸的很長，有的像是曾經裏過了脚，走起來一歪一扭的。

她們到了這裏就把挑子放下。喘着氣問：『你們的岳大隊長在那裏？』

我們都楞了一下，她們怎麼知道有個岳大隊長的呢？別人沒有說話，還是我指着大隊長，說：『這就是！你們找他幹什麼？』

爲首的一位剪髮的婦女，一面擦着汗，一面說：『俺是南山上的那個小莊裏的。今天早晨天不明的時候，你們隊裏有兩個同志，摸到俺莊裏，說是他們推的車子掉在山溝裏了，要俺莊裏去人弄到這裏來，俺莊的男人大半出了伏，臨時就約着十幾個婦女到山溝裏，先把車子和麵弄到俺莊裏，又把兩車子麵粉分成十幾個挑子，裝了，挑到你們這裏來！』

事情是明白了。我是多麼的激動啊！我看着這一羣婦女們，她們樸素的面孔，她們結實的身子，我感動極了。

岳大隊長再三謝過她們，問道：『我們的那幾個同志呢？』

『他們抬着兩輛破車子，走在後面，大概也快來了——喂，你看，那不是他們！』果然，四個失聯絡的人員也來了。我們大家上去，接過破車子（那已經完全不能用了），詢問他

們的情形。他們自己的事情倒咄得很少，光啦那十幾位婦女怎樣幫着挑糧食，失聯絡的四個民工一再謝謝她們。而她們却客氣的說：「俺這些人都不能挑，一個人才挑四五十斤。從早晨集合，借口袋，裝糧食，一直弄到現在才趕到。俺在路上真着急，怕你們開了，還好，來得正好，還見到你們了。」看樣子她們也是挺高興的。

民工們忙着提來開水給她們喝。今天沒有下令集合，但是所有的人幾乎都來了。這比上節課還要好。本村的一些羣衆也擠來，參加這一場聚會。

太陽落山時，我們依照原定計劃出發。挑來的麵粉，沒有用着分配，都悄悄的自動的分裝在自己的口袋裏了。那十幾位婦女一直等到送我們出發，我們走得很遠，回頭還看見她們的影子。

七

等我們趕到新泰時，泰安戰鬪已經結束，國民黨的七十二師全部被殲。我們運輸隊所供給的某縱隊，沒有等到吃我們的麵粉，已經西去泰安參加戰鬪了，這是一件遺憾的事，我們落後的運輸工具終於趕不上我們人民軍隊的神速的行動。但是他們回到新泰時，却吃上了我們運去的麵。

接着我們又作一次短距離的運輸。

五月八號，支前司令部來了命令，叫我們抓緊時間，利用戰鬪空隙，迅速進行短期休整。

支隊部指定我們在沂水城西某村爲駐地。我們請示了支隊政委，訂出簡單的五天休整計劃。

下面，我只和你說說我們整訓時的情緒吧。

如果要和我們初集合整訓時情況對比一下的話，那我不得不向你說，我們是有了很大的進步。想

家，開小差的情緒已經一掃而空，全大隊充滿了愉快旺盛的情緒，大家自動唱起歌，扭起秧歌來。第三中隊在『加油幹』的領導下，一天的時間就排了幕小戲，當晚演出，還有許多新編的武老二，快板，故事，大鼓。

那時候羣衆正忙着鋤地，我們全大隊同志都動了手。有一次，我和岳大隊長也幫助一家軍屬鋤地，中午的時候，他家大嫂竟到地裏去送飯，新烙的煎餅，還炒了雞蛋，我們真不好意思，推辭不吃，那位大嫂子死也不樂意，說了半個多鐘頭，她才又挑回去。下午回來，我們大隊裏都互相告訴：誰家擀了麵條，誰家煎了鹹魚，誰家送去一大包鹹菜，誰家……這些，民工們絕大部份都推辭了。

那天晚上，忽然區裏來了通知，指定那莊烙很多煎餅，限明天交到，村長很發愁，烙煎餅的事婦女還可以連夜趕辦，但是推磨怎麼辦呢？家裏男人大多數出了佚，限期又那樣急。我們大隊長知道了，向村長說：『這事好辦；我們六百多人幫幫忙，推個千兒八百斤的煎餅糊子，是不成問題的。』果然，天黑以後，家家動手，每一盤磨都轉動起來。不到半夜都推好了，婦女們接着就烙，天還不明，全部任務完成了，把個村長喜得合不攏嘴來。

人多了，人才也多了。我們大隊裏有木匠，有醫生，有會補鍋的，有會蓋屋的，有會做鍋蓋的，有會殺豬的……，在這幾天中，大家的本領都使出來了！看到房東的豬欄壞了，就說：『我給你壘壘吧！』看到房東的小板凳斷了腿，就說：『我給你修理修理吧！』看到房東的草墊子破了，就說：『我給你打一個新的吧！』他們到處找活幹，到處給房東解決困難。全莊的老百姓真是對我們好極了，有的偷偷的給民工們補襪子，掌鞋，有的把僅有的一點麵拿出來，有的特地上集割了肉。這真叫做『兩好合一好』。本村羣衆說：『看到您這些人，俺也不惦記俺家裏在外邊出佚的了。』本隊民工

說：『到了這裏俺也不想家了。』我在這一次，也深深體會到，解放區確是一個大家庭。在我們民工的心目中，不僅把這村的男女看成是自己的兄弟姊妹，而且把地裏的莊稼、房屋、傢具、豬欄……都看成和自家的東西一樣。他們在遣莊做活，並不只是爲了加強與駐村羣衆的關係，而就是爲自己幹，在他自己的家裏做工。

有一天晚飯後，我隨便出來逛逛，到了一個院子裏。看見余福生（你還記得這個小商人嗎？）正在那裏磨剪子。左邊擱的是磨過的，有四五把，右邊擱的是沒有磨的，還有七八把。他一見我，就笑嘻嘻的招呼着。我問：『余福生！你是給老百姓磨的嗎？』

奇怪！這一次余福生說話也不是吞吞吐吐的了，他一面磨，一面說：『啊，教導員，我活了這麼二十多年，旁的手藝一樣也不會，地裏的事也不大摸門，除了買賣，就學會了這一樣——磨刀磨剪子。在俺莊裏，大人小孩，沒有一個不知道的，都說：我磨的剪子，絨絨也能說紋成幾段就紋幾段；我磨的刀，頭髮朝着刀口吹也能割斷；俺莊的人都叫我「剪刀手」。這一路沒有使出手藝。到了這莊，我挨門挨戶去叫：「誰家有剪子拿出來磨呀！」這兩天就磨了五十七把。教導員，你說我能立個幾等功呀？」我連聲說：『好，好，我給你到許功委員會裏去報，一定立功，一定立功！』

我又走進第二個院子，一眼看見于家才在打草鞋。我問：『你這草鞋是給老百姓打的嗎？』他笑起來說：『老百姓？當然，咱民工還不是老百姓！』原來他是給我們本隊民工們打的。

這老頭，一面打草鞋，一面和我說：『教導員，我告訴你，我們民工有三寶：草鞋、蓆衣、水瓢。蓆衣睡下可鋪，下雨可披，人人離不了它。水瓢又賤又輕便，咱買不起茶缸子，使水瓢盛飯盛水，一下子頂兩三碗，也是個好東西。再就是草鞋，賤不用說，還能在雨地裏穿，走山路不滑，壞了

一雙丟了，馬上就能打第二雙。所以也是一寶。我這已經打了四十六雙了，你要嗎？我還能打一雙送你。」我連忙說：「不必了，別人一些鞋壞了的，你打了送給他們吧！往後咱節約的柴火，拿來換一些黃草，專門留給你打草鞋。」

我走進第三個院子，郭繼琳和高波正在啦呱，我也湊上去坐了下來，郭繼琳首先笑着對我說：「教導員，你還不知道，俺班裏有個喜事哩！」我驚奇的問：「喜事？那裏來的？」郭繼琳說：「咱班裏有人娶媳婦，你說這不是一大喜嗎？」我問，「是誰？」郭繼琳笑着不說，兩眼只望着高波，高波臉紅了，我越發奇怪，問道：「難道是高波嗎？」郭繼琳說：「可不就是他！」我問：「那一天呢？」郭繼琳說：「那一天？就是今天！」我瞅着他們兩個，顯出十分驚訝的神氣。一會兒，郭繼琳說：「教導員，你不要覺得奇怪，告訴你實話吧，高波實在是今天娶親的。這事我知道，從莊裏出來的時候，高波他娘就想不叫他來，說喜期太近了。莊裏也說換一個，可是高波一定要來，說一定要等到出伏立功回家以後再成親。別人勸他也勸不住，到底來了，今天就是原定的好日子。」

我說：「我還真不知道有這慶回事呢！那不耽誤了嗎？」高波說：「不要緊，我有個妹妹，她代替着我。今天娶過去再說——這是我出發前和俺娘商議好的。」

我很爲這事所感動。本來，生兒，娶親，是莊戶人一生的大事，可是他卻把打反動派看做比這一切更重大，這在一般莊戶人身上，是多麼不容易的啊！

當我回到隊部的時候，有兩個人在我屋裏等候着，其中那個年青的，像是在那裏見過似的，只是想不起。我的通訊員告訴那個年紀大的，說：「這就是教導員！」那人立刻就朝着我說：「啊！教導員，這事，這事真作的不對，真對不住大夥兄弟爺們，真對不住前綫弟兄！」我問：「什麼事？什麼

事？」他這才指着那年青的說：「教導員，我是這孩子的父親，這孩子，從小沒出過門，捨不得他娘，所以，那天，那天過沂河的時候開了小差……」

我朝着那年青的望着，這才想起沂河橋邊的那段事：這個青年人就是陳道生，他在黑暗裏，當着我面跑回去了，他是我們隊裏第一個也是唯一的逃亡者。現在他又站在我面前，低着頭，臉上發紅。我一把抓住他的手，高興的對他說：「好，好，陳道生，我們真歡迎極了。你回來，我們大隊就是百分之百的堅持到底，沒有一個開小差的了。你到了家嗎？你怎樣回來的？」

這個年青人見我這樣親熱，原來害羞的神氣也逐漸退了，他和他父親把詳細情況啞給我聽。怎麼回家，怎樣被全家全村看不起，他父親怎樣不高興，又怎樣動員他歸隊，怎樣到了這裏……完完全全談給我聽。我拍着老漢的肩，說：「大爺，你好啊！你這樣送子歸隊，我們得給你寫篇稿，登登報。」老漢拚着鬍鬚，說：「不要登了，不要登了，小孩開小差，是丟人的事。」我說：「不，知過改過，有錯回頭，這是光榮的。我一定給你寫稿，還給你編個小戲！」

那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很久很久沒有睡着。我想到當天所遇到的事情，想到我們大隊從出發到現在的情況，也想到我們大隊裏的每一個隊員，從劉元彬、于家才、高波、賈得幹、郭繼琳，一直到葉祥、余福生，以及今天歸隊的陳道生，我忽然產生了對他們深厚的愛情。他們真是太好了！我平常總感覺這個落後，那個自私，但是我今天一想，他們忍飢受寒，翻山越嶺，日日夜夜，推着二百多斤沉的車子，歷盡辛苦，要是沒有一定的覺悟，沒有一個堅定的認識，他們如何能堅持啊？誰說他們落後呢？誰說他們自私呢？他們每一個人，都在消滅中國反動派這件艱巨的鬥爭中盡了他或多或少的力量。就是這些人，就是這些平凡的、樸素的、誠實的人們，他們參加了戰爭，支援了戰爭，同時也

贏得了戰爭！

我越想越多。我想起我們大隊初集合的時候，三個一羣，五個一夥，集合一次得費一個多鐘頭，聽見飛機就跑得像一窩蜂，一夜才走二十二里路。而到了現在，他們已經經歷了幾次嚴重的鍛鍊，已經建立了嚴密的組織，有了很強的集體觀念。我想起有一晚在公路上行軍的時候，一輛車子落在後面，他拚命的趕。別人問他爲什麼這樣着急？他說：『俺找俺的班。』他一直趕了二里多路，才趕到他的班裏。又有一次飛機來的時候，民工們都在莊外休息，岳大隊長一吹哨子，各班排分別帶開，伏在地上，秩序井然，沒有一個亂跑亂動的。旁邊有一個戰士，看了這情形，說：『啊呀！這比部隊還有秩序哩！』這些事，如果是在初集合的時候，簡直是想像不到的，而現在却是很平常的事情。如果有一個人，在戰爭當中，睡了一大覺，當戰爭結束後他醒來時，將會不認識這些新的羣衆了。這個時代的進步太快，真是打個盹就趕不上趟了！同志，你說是嗎？

第二天，陳道生的父親走了。臨走再三囑託他的孩子：『不完成任務，不許回家。不立功不許來見我！』陳道生點着頭。我們一直送老漢到莊頭，望着他結實的背影消失在遠處的林中。

回來，我老遠看見莊長領頭，後面跟着男男女女一大羣，提着籃子，帶着小包，我一看，就知道事情來了。他們找着大隊長和我說：『這是一點心意，完全是自覺的，俺莊各家自己湊起來的一點鹹菜，雞蛋，送給全大隊的同志們，你們幫俺幹活，招呼你們吃飯你們也不來，實在太感激了。這點東西不成話，只是表示表示俺莊老少爺們的一點心意。』我們推辭再三，他們非把東西留下不可。一個小閨女說：『俺早起在雞窩旁邊等了一個早晨，才等着雞下了兩個蛋，湊起昨天兩個是一個，送到你這裏來，要是不收，俺就坐在這裏不走了。』

我知道再推辭就不對了，於是和大隊長商議，把全部東西留下，他們高興極了。那個小閩女親手把四個雞蛋遞給我，臉上笑嘻嘻的表示出她無限的歡喜。當場我們與村長議定，在晚間舉行一次晚會，全大隊民工與全村羣衆聯歡，啦啦呱，娛樂娛樂。大家都同意。臨走時，我和那小閩女開玩笑：『晚會上，你得把你早起蹲在雞窩旁邊等雞下蛋的事情表演表演哩！』

但是，晚會沒有開成，在晌午的時候，忽然接到支隊部的緊急命令：叫今晚立即裝糧出發，命令上說：新的戰爭又要開始了！

我記得這天是五月十三號。

八

這次裝糧打破了過去每一次裝糧的記錄，一般裝到二百四五十斤，有的裝到三百斤，劉元彬最多，裝到四百一十斤。

這夜的砲聲已經響了，我們就朝着砲響的方向走去。大家都明白這次運糧任務是重要的，也是艱巨的。每個人都決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，來爭取這一戰役的勝利。頭一夜，裝了糧，還趕了四十里路。我們不顧空襲的危險，直走到日頭照了樹梢才休息。

十四號的夜裏，繼續前進。砲聲越發響了，路也越發難走。一夜工夫，連翻了兩個山口，四道小嶺，趕了七十里路。這當中還過了一道大河。當我們走到河邊的時候，河上的橋，正好過着前綫下來的傷號，要等，得等好大一會。有人下去試了一試，河水深處齊着腰。這時候，連大隊部的意見，也是等一等再過。可是劉元彬頭一個脫了褲子，響亮的噴呼着：『不能等，多走一里是一里，前綫上需

用糧食如火急，大夥使使勁，扛過去！」他首先和另外三人扛起一輛車子過河。一些積極份子，幹部也跟着脫了褲子，扛着車子下了水。後面還有人猶豫。這時，我也堅決的脫下衣服，幫助扛起車子，向河裏走去。於是所有的人，也都扛起車子來。這道河水很寬，雖說，這時已經是舊曆三月底，可是夜裏的河水還是十分涼！尤其是到了腰深的地方，我的腿凍得發抖，腳背上的骨頭像刺進去一根針，痛得難忍。我拚命咬着牙，支持着到了對岸。我在過這道河的時候，很自然的想到當年劉元彬，正月寒天的夜裏，脫了褲子過冰凍的河水的滋味。我想，他在過這道河的時候，也一定正在想這一件事罷，大概也就因為想起來這一件事，他才那樣堅決的第一個跳下河去的。當我到了對岸的沙灘，放下車子時，回頭一看，成百的小車子正在向這裏走來。半夜裏，砲聲在遠處響着，近處人們的叫聲，過河的水聲，抬担架的同志們的前後呼喚的聲音，橋上橋下到處是人。寬寬的河面上，高抬着一輛輛裝重二三百斤沉糧食的小車。你說，我們怎麼能不勝利呢？

完成七十里路途運輸以後的全隊同志，實在是累極了。有的一到地方，就呼呼大睡起來。我們的賈得幹中隊長，到了地方還得籌辦給養，等飯做好了，他用飯瓢盛了一些，走到院子裏，剛蹲下來，竟然就這麼端着飯瓢睡着了。你可以從這裏想像到我們當時累到什麼程度。可是，大家都說：「累，累不死人，（前綫的戰士是比咱還累的）沒有糧食吃，却能餓死人。咱管怎麼也得快把糧食送到前方戰士們的嘴裏。」還有的說：「不累就不能立功，出來支前還怕累嗎？！」

我這時看了看全隊同志們的衣服，沒有不磨破了的。小襖上的棉花一塊塊拖在外面，褲腿撕得一邊長一邊短，屁股上露了肉，鞋子開了口。再問問各人的身體，十個有八個有點小毛病，有的肩膀破了，有的腿腫了，有的脚起了泡，有的胳膊碰壞了，但是，全大隊的意志，却是從來未有的集中，全

大隊的情緒，是從來未有的高漲。大家有一個堅強而明確的信念：快把糧食送到前綫！快！快！多送去一斤也好，快走上一里路也好！郭繼琳比方得對：『咱這就像莊戶人家送飯。在地裏幹活的，已經幹了大半天，咱去送飯，要是再在路上耽擱了，真是對不起在地裏幹活的了。』

這一天，本來我們應該好好休息一下的，但連着幾件事，使我們睡不着覺。

這個莊子，是敵人佔據了七八天，由於我軍南下，敵人前天才走了的。呀，同志，我怎麼也不能想像，好好的一個村莊就在這七八天當中，變成那個樣子！屋頂拆了，院子和院子都打通了，大小樹木一概殺光，雞毛遍地，豬欄裏外都是血。到我們去的時候，還有些豬頭豬爪子扔在街心上的。有一口鍋裏，還煮着四五隻剛下生二十多天的小豬。全莊所有喘氣的東西，據我們所知，就只剩下一條獺狗。西街上的一溜屋是燒得只剩下屋樑子張口朝天。

民工們忘了疲倦，大家莊前莊後的走着。雖然，平常也知道蔣匪殘暴，到底耳聞不如目見，當我們親眼看到這種景象時，內心是激起怎樣的仇恨啊！

晌午的時候，山上下來一個老大娘。她是全村唯一沒走的一個人，這幾天也躲附近的山溝裏。我們成百的人圍着她，問這問那。她眼淚縱橫的告訴我們這幾天的情景。她說：『匪軍來了是不分貧富的。頭兩天有兩家地主尋思沒事，跑到半路又回來，結果媳婦給糟蹋了，老頭被打了，好東西全部搶走了。這兩家子這才嘗到「中央」的「好處」，半夜裏跑出去找本村的兄弟爺們去了。』她說她自己六十多歲了，那天被蔣匪發現，叫她帶着去刨窖子，她不知道，就用皮鞋朝着她的腰裏踢了三四脚，她軟癱在地上，一天不能動。她說，『有一天蔣匪不知從那裏抓來一個老百姓，先是百般苦打，叫他說出民兵活動的地方，那人始終不說，他們就從莊裏找來一些舊棉花套，緊緊的裹在那人身上，

點着火，又不叫起火苗，就是用這種陰火燒着那人的身子，那人慘叫了半個多鐘頭，就叫不出來了。又熬了三個鐘頭，就這樣活活的痛死了。她說，……」

半數以上的民工聽了這些話，流出眼淚來。他們咬牙切齒，痛罵蔣賊。葉祥一把抓住郭繼琳，說：「班長，我在早聽你們說老蔣怎麼怎麼不好，總是信一半，疑一半。我想，「老中央」總不能比鬼子還毒。呀！我到這裏一看，這才知道真就是比鬼子還毒。我的思想這一回是通到底了。我聽這位老大娘啦的，在這莊裏見的，比我在家裏開一百個會得到的教育還大。我現在是真下了決心，得和老蔣幹到底了！」

最後，老大娘對我們說：「真得拚呀！你們在外面出伙，俺知道一定得受一些辛苦，可是，你想想，什麼苦也比不了蔣匪過來了的那個苦呀！」

以後這位老大娘見到一些民工的鞋破了，她便從懷裏摸了半天，摸出一個小包，打開來，拿出一大塊新布，針線，要給民工縫補，民工不要，老大娘說：「你們還講什麼客氣，只要打败蔣匪，我什麼拿上也是心甘情願的，別說這一點布了，要我拿出這條老命來，我也是願意的，你們先自己用這塊布縫着，我再上山給你們找一些麻來釘鞋。」她說完，丟下布，就拄着拐棍向山裏走去。

這是多麼生動的一次動員課！

下午，有幾個傷號抬下來。民工們又圍了上去。傷號同志告訴我們：蔣匪七十四師已經被圍在孟良崗山裏了，有的已經繳了槍，戰鬥今晚或明早就可結束。大家真是興奮到了極點。傷號同志又說前方非常需要糧食，再不送上去，就要斷頓了。民工們一個個急的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，恨不得太陽快落，立即出發。

大家把前天羣衆送來的一些雞蛋，又拿出來，送給傷號同志。大概那位小閨女等着雞下的兩個蛋，也轉到受傷的同志們的手裏了吧！我如果有機會，一定要把這事去告訴那位小妹妹，我想她一定會更高興的。

十五號的黃昏，正當砲火十二分猛烈的當兒，我們全大隊繼續出發了。這裏到前綫還有六十里路，也都是十分難走的山路，不管昨夜如何疲勞，我們決定全隊在明晨一定趕到目的地。我們向民工提出的口號是：「二畝地耕了一畝九，最後一分要格外加油！」『好男兒，志氣高，緊急關頭立功勞！』『真幹不真幹，就在今晚看！』

九

夜裏，烏雲密佈，一顆星星也不見。我們馬燈裏的油大多數用盡了，只有幾盞還點着，現在幾乎完全是在黑暗裏推着車子。一不小心，就推到溝裏去，車子便會翻倒了，立刻前後的人就上來幫助扶起，繼續前進。平常我們車子每走七八里路，總得休息休息，可是這一夜，一上來就走了十八里路，汗從額上流到頰上，嘴上，人們也不去管它，一個勁兒的推，推，推。

不遠的砲聲隆隆的響，震動着每個人的心弦，就像是爲我們打着前進的戰鼓一般。一到休息的時候，大家很自然的傾聽着砲聲，有的說，這像是幾千個銅鼓在敲，有的說，這像是幾十掛炸炮在放。大多數民工是從來沒有到過戰場的，這一次聽大砲總算是過足了癮。有個別民工以前是上過前綫的，這時候擺出有經驗的樣子，說：「這一定是總攻擊，不的話不會打得這麼緊的。」『這一砲是開花彈，你聽特別響。』『這幾砲是連珠砲，一放出來就是二三十個砲彈。』『這是過山龍，後音拉的

特別長。」……

不久，大雨下了起來。嘩嘩的，下得很起勁。可是，這一回大家根本不去管它，誰也不願意停下車子耽誤時間。蓑衣仍然綁在車子上，反正小米明晨就得下鍋，淋一淋也不要緊，至於各人身上的衣服，那就聽它去淋吧！濕了明天就可以晾乾的。有的人還乾脆脫了衣服，光着脊梁在雨地裏走，這時每個人的腦子裏，只有一件事，就是趕快送糧到前綫。

雨下了一點多鐘，停了。我們已經離前綫只有三十多里，機槍的聲音也已聽見，大家的心裏更加着急，似乎有這麼一個意思：不要去晚了，人家再打完了仗，說不定繳獲一大堆白麵大米，或許不吃俺這些糧食了。因此，現在要快些，無論如何要快些。

由於出發前沒有喝足了水，所以現在十分乾渴。同志，你曾經經受過十分乾渴的事情嗎？噢，你經過，那好，那你一定明白，這是十分難受的事。『怎麼有一小碗水也好，』我腦子裏胡思亂想起來，『或者有個小西瓜，不，現在不是伏天，西瓜是沒有的，黃瓜不知道下來了沒有，那東西如果弄一條來，也能解決個大問題。』我想得很多：『以後每人出伙，都得帶一個小水壺才好。』可是，想來想去，西瓜，黃瓜，水壺，都不能解決這乾渴。

休息的時候，幾個民工找到了一個小水坑，都爭着去喝起水來。可以想像，這水一定是很髒的。如果在白天，一定可以看出是一坑又黃又黑的臭水，說不定裏面還有病菌，小蟲子。這時候，我的思想裏鬪爭起來：『我去不去喝一點呢？嘴裏實在渴得厲害。』『去吧，喝一點吧，只喝一小碗就行了。』『不行，不能去，水是不衛生的。你不但自己不應該去，而且還得制止他們。』於是，我站了起來，叫着：『不要喝，水太不乾淨了，不要喝呀！』這是近來我的話第一次失了效用，誰也不理我，都仍

然搶着去喝。我是動搖的，我知道多說也沒有用，叫了兩聲，又退回來，坐到原來的地方。一會兒，又下令繼續前進。

天將明的時候，我們已經走了五十里路，再有十幾里就完成最後的任務了。但是就在這最後一段，發生了最嚴重的困難：一座大山聳立在我們前面。扛車子嗎？不行，根本不可能，路窄山陡，四個人扛起車子就無法走路。推嗎？好，我們先試一試，兩三個人在前面拉着，但剛走幾步，就怎麼也拉不動了，接着『光』的一聲，小車子翻到大山溝裏去了。再試一輛，猛力一拉，車軸斷了，車子又倒在石頭上。

不行，推車子上山已是根本不可能的了，上下有十幾里，任何人也沒有本事推過山去的。

砲聲越發響了，我們的戰士就在山那邊，他們已沒有了糧食，糧食在我們的小車子上，中間隔了這一座可恨的大山，怎麼辦呢？怎麼辦呢？

現在只有一個辦法，就是擱下車子，扛着糧食口袋過山。是的，這是唯一的辦法了。我和岳大隊長商議了一下，決定就這樣做。

用不着動員，只一道命令下去後，各人都把車子擱在隱蔽的地方，扛起口袋來。一切的人們，沒有例外。老頭，青年，幹部，都來執行這一艱巨而光榮的任務。

口袋真是不輕呀！我們這裏面最年青的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，他也扛了六十斤。最多的扛到一百〇五斤，一般的都在八十斤左右。我站在路邊上，看着一個個肩上扛着那樣沉重的糧食，向山上走去。陳道生，當他走過我面前的時候，朝我望了望。我見他扛的口袋，也至少有七八十斤重。這青年人，一定想着他父親臨走時的話：『不立功不要回來見我。』我想，這孩子經過這一次，是可以挺着

胸膛回到他父親的面前去。

我也盡了我的力量，扛了一條六十多斤的口袋，走在最後。

到了半山腰裏，前面的民工在上頭叫着：『同志們！加油呀！咬緊牙關爬山頭呀！』下面的民工也應着：『加油呀！山那邊的同志們就等着這些糧食呀！』呼聲在山谷裏來回的激盪着，山那邊的槍砲聲又與這呼聲和應，共同形成一種偉大的力量，鼓勵着人們前進。

到了山頂，天已大明。下山的時候，敵人的飛機就開始在天空上盤旋了。我數了數，一共是十一架，在不遠的地方丟着炸彈，打着機槍，可是我們害怕的心情已經毫不存在。只有當它飛到頭頂的時候，我們才在路邊略略隱蔽，作爲休息。當它略一飛遠的時候，我們便又扛着口袋前進了。

一條六百多人的長長的行列，從山上走了下來。這是一條生命的綫，它負擔着能供給幾萬個戰士的一天給養。它是從一百七八十里以外的地方運來，現在，它，這一道生命之綫，一直走下大山，一直走到我們的部隊裏去！

十

這是十六號的清晨，戰爭已經基本上結束了。大部份的敵人已被殲滅，只有很少的一部份還在那裏作絕望的掙扎。

打了兩天三夜的仗，敵人已經挨着餓，我們的部隊也已經發生給養的困難。但是敵人的挨餓只得挨餓，我們的部隊却有一條一直通到人民中的牢固的生命之綫。現在，從這條綫上送來了小米，頭一批五萬，還有兩萬多在山那邊。

當我們的行列走到我們戰士們所在的地方時，他們是怎樣的高興啊！他們老遠的跑來搶着接下巴袋，拍着我們的肩，拉着我們的手。掏出他們的手巾，借給我們擦汗。「呀！老鄉們，你們太辛苦了！」我們說：「不，同志們！你們才辛苦哩！」

岳大隊長走到糧秣科長面前，說：「報告科長，小米運到了！」糧秣科長感動得幾乎流下眼淚，他顫抖的握緊老岳的雙手，說：「報告大隊長，敵人最頑強最精銳的七十四師被我們殲滅了！」

於是，立刻在隊伍裏傳開了：「小米運來了！」

於是，立刻在民工裏傳開了：「七十四師被消滅了！」

同志，你見過戰爭勝利後的前方戰士嗎？你見過完成艱巨任務後的民工嗎？你見過勝利後的戰士和完成任務後的民工在一起啦呱的神情嗎？這簡直不是什麼愉快，興奮，榮耀等等字眼所能形容的。我沒有辦法描寫當時的情景，我甚至連我自己的心情也說不清楚。

談話到處開始了。過去素不相識的農民和戰士，在一塊親熱的啦着呱。他們都已經幾天幾夜未睡，但是他們各人有各人的故事，各人有各人要說而說不完的話。到處都在談着：七十四師，小米。……

我們又分配一半的人數，回去扛那些留在山那邊的二萬多斤糧食。他們回來的時候，並且把我們大隊自帶的三千斤小米也帶來了。部隊的糧秣科長怎麼也不收，可是岳大隊長說：「我們自己還有煎餅和地瓜乾，儘够吃的。你們在前方連打幾天，太辛苦了，還是給你們吧！」

雖然我們大隊裏的人已經三夜沒有睡覺，可是大家仍然興奮的不想去睡。部隊裏的同志領我們去看俘虜，他們都坐在那裏，佔了八九畝地的地方。有的民工還想數數目，可是數不清。他們看俘虜們

的衣服、帽子、神氣、從頭到腳，從腳到頭。有的說：『這些人比俺那兩三個莊的人還多！』有的說：『這比俺那裏××集上的人還多！』有的說：『得問問他們，是誰到那個莊裏燒死那個老百姓的！』有的要揍他們，說：『不是他們，我們怎麼到這裏來出伙！』

部隊同志又領着我們去看繳獲的武器：這是火箭筒，這是戰防砲，這是噴火器。民工們量着砲口，比着高度。我明白，這些都將是他們回到家裏以後的啦。隊的材料。部隊的同志又指着一堆槍，說這是湯姆式，那是卡賓槍，又檢了幾棵步槍，送給我們大隊，民工們高興得要命，爭着來扛。

當我們回到原來的地方時，我們親眼見到，開水已經燒開，伙仗同志正在把我們運來的米下在鍋裏。我們的任務光榮的完成了。我渾身覺得從來未有的輕鬆愉快。

好吧，我和你談的，就到此為止。有機會，咱們以後再啦吧！

(完)